

人文阅读与收藏·良友文学丛书

虫蚀

靳以 著



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

人文阅读与收藏·良友文学丛书

虫 蚀

靳 以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虫蚀 / 靳以著. —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3.1

(良友文学丛书)

ISBN 978-7-5078-3554-0

I. ①虫… II. ①靳…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
集—中国—现代 IV. ①I24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66116号

虫 蚀

著 者	靳 以
责任编辑	张娟平 张淑卫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社 址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83139469 83139489[传真])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开 本	620×920 1/16
字 数	90千字
印 张	12
版 次	2013年1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3年1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554-0/I·385
定 价	38.00元

CRP

官方网站 www.chirp.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良友文学丛书》新版出版说明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编辑赵家璧在上海良友图书公司老板伍联德的支持下，历经十余年，陆续出版《良友文学丛书》，计四十余种。其中三十九种在上海出版，各书循序编号，后出几种则无。该套丛书以收入当时左翼及进步作家的作品为主，也选入其他各派作家作品。其中小说居多，兼及散文和文艺论著；第一号是鲁迅的译作《竖琴》。丛书一律软布面精装（亦有平装普及本），外加彩印封套，书页选用米色道林纸，售价均为大洋九角。

《良友文学丛书》选目精良，在现在看来，皆为名家名作；布面精装的装帧更是被许多爱书人誉为“有型有款”。不可否认，在装帧设计日益进步的当下，这套出版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丛书外形已难称书中翘楚，但因岁月洗汰，人为毁弃，这套曾在出版史上一度“金碧辉煌”过的丛书首版已然成为新文学极其珍贵的稀见“善本”。

在《良友文学丛书》首版八十周年之际，为满足现代普通读者和图书馆对该丛书阅读与收藏的需求，我们依据《良友文学丛书》旧版进行再版（四种特大本不在其列）。本着尊重旧版原貌的原则，仅对旧版中失校之处予以订正。新版《良友文学丛书》采用简体横排的形式，以旧版书影做插图，装帧力求保持旧版风格，又满足当下读者的审美趣味。希望这一出版活动对缅怀中国出版前辈们的历史功绩和传承中国文化有所裨益，也希望广大读者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以便我们把日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良友文学丛书》新版校订说明

一、本丛书收录原良友图书公司编辑赵家璧主编《良友文学丛书》共四十六种（四种特大本不在其列），乃为目前发现且确系良友版之全部。

二、此番印行各书，均选择《良友文学丛书》旧版作为底本，编辑内容等一律保持原貌，未予改窜删削。

三、所做校订工作，限于以下各项：

（1）将繁体字改为简体字；

（2）原作注释完全保留；

（3）尽量搜求多种印本等资料进行校勘，并对显系排印失校者在编辑中酌予订正；

（4）前后字词用法不一致处，一般不做统一纠正；

（5）给正文中提到的书籍和文章及其他作品标上书名号，原作书名写法不规范、不便添加符号者，容有空缺；

（6）书名号以外其他标点符号用法，多依从作者习惯，除个别明显排印有误者外均未予改动。

序

浸沉于个人的情感之中，只为一些身边事紧紧地抓住，像一尾在网罟中游着的鱼，一直是没有能力全然冲到外间去。我化费着我的精力，有的时候为了不能停下笔来就在桌上伏个整天，其结果是昏涨的头和酸痛的手，与一些留在纸上的墨迹：由自己所写出来的那些琐细的情感，自己都怕着去再读一遍，也就任它丢在一旁。这样子我过了几年的日子；觉得十分汗颜地，这是我第五本印了出来的书。

可是我写了些什么出来呢？我的友人曾经如此责难我，我自己也来问着自己。即使我是为了真的情感才提起笔来，甚至于在写着时候，把眼泪流到纸上的时候也有过，可是对于读者大众我给了他们些什么呢？我知道有些人在流着泪来读我的作品的，有些人为我那温柔的语调所打动；在我这面就没有更重要的

事该写出来么？在读者那一面，也不是没有更切要的事该告诉他们的。现在我是走进社会的圈子里来了，这里，少男少女已经不是事件的核心，这里有各式各样活动着的人，在不同的生活方式之下，他们各有自己的苦痛，这种苦痛也是为我所习见的，为了想知道更多一点，我也会更细心地观察。这些人的心不是一望即到的，每天在自己笑着，或是能使别人笑着的人，会有更深的苦蕴在心中。于是我深深地悟到展在我眼前的已不是那狭小的周遭，而是广大无垠的天地。只要我能张开我的眼睛，那将有无穷尽的事物在我眼前涌现。

这一本书，将结束了我旧日的作品。在以前我的文章中，时常写到我的一个友人，最近我知道了这个友人活得很好，而且可以说是成功了的。在这里，我将真心地祝福这个友人。关于我的写作呢，我有许多友人该提起来的，他们给我以不同的帮助。友人石，是我最该说起的一个人，他不只在这一面给我以无上的鼓励，还告诉着我在人生的途径中该如何来迈着步。弟弟叶，曾经几次当着我完成了一篇文章，不能定题，他能在一读之后，给我一个恰宜的题目。还有当着我为往情所缠绕，莫能自己，只过着昏沉沉的日子的时候，就有那么多亲切的眼睛在望着我，一个直性的友

人还能逼着我提起笔来，要我抬起眼来看到远远的地方。

这本书，我想，该献与我这些友人们，尤其是我十几年来的友人石。

一九三四，九，一日。

目 次

没有用的人	1
老 人	20
虫 蚀	39
游 絮	64
陨 落	84
天堂里	104
烬	115
下 场	127
离群者	147

没有用的人

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一切地上的生物都定在那里为悬在天空的太阳烧着烤着，没有一点方法来躲避，只有深切地感觉到：活着也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得以隐藏在房中的我呢，也正在烦恼着，因为厌人的知了，引起我的睡意；（我知道如果没有那冗长单调的鸣声，我决不能在热得连一口气也透不过来的天还想到午睡的。）可是当我睡到了床上，只有短短的一刻，就为汗把我浸醒了。我像是还做过一个梦来，梦中跌到水中去，只一下就惊醒我，通身的汗像是从上面淋下来。我立刻爬起来，用冷水冲了一下，当我用毛巾擦干了时，又是一层汗渗出来了。我没有法子，摇摇头，叹了一口气，便挥着蒲扇坐到椅子上去。

于是我打开来一本书，我想借着读书来忘却酷热之苦；可是当我的身子屈向书桌，头稍稍低了下时，就有一行汗从颈部一直流到前胸。那微痒之感使我不能忍耐。

我只好站起来再用毛巾去揩着，这时候，大门的铜环不知道为那一个人敲着锵锵地响起来了。我想这一定是送信的邮差，为了生活不得不在这样的時候奔走，友人們是決也不會來造訪的。我以為仆人一定會應聲開門，可是事實卻不盡然，因為那門環一直在響着。那干枯無味的聲音惹起我的煩躁，便跑出去，一下子拉開了虛掩着的門，使我驚異的是站在門際的是和我相識十年的友人楊。他穿了夏布長衫，通身都是縐褶，如石像一樣地兀自站在那裡。我伸出手去想來握他的手，他卻沒有向我伸過手來。我說：

“請進來坐吧，這麼大熱的天……”

他沒有說一句話，順了我的指引走進我的房子，我請他坐下去。我為他倒了一杯涼水，還送給他一把蒲扇。

在三年未曾和他見面期間，半月前是偶然地在公園遇着了。那時因為有另外的友人，並沒有多說什麼，只是告訴着我的住址。還說了沒有事請過來談的話。但是在我的心中，為着他身形與容貌之變遷，最初是詫異着，又反復地想着，終於是縈繞心中難以放得下。當我和他相識的時候，他有着魁梧的身材，有着紅而健康的臉色，他的眼睛是肯定的，永遠像望了閃在前面的光明與幸福。他聰明，又有好的環境。在朋友中，他是最為人所羨慕的。並不一定是為了他那物質環境，卻因為他永遠像是不知道世界上還有愁苦這個字。但是後來，為了什麼樣

的冲动，他却走到远远的南方去从事实地的革命去了。这已经使与他相识的人起着莫大的惊讶，因为像他那样的人，至多不过是好一点的公子哥儿而已，真能舍开了温暖的家与美丽的妻，也是为人所想不到的事。在千辛万苦之中，他居然平安地过来了，在报纸上居然也有了他的名字。好像他所寻求的已经为他得着了。他满足了，他成功了；可是在一次大的变迁之下，他从九死一生之中逃了出来。他弃去了自己的姓名，不和一切人往来，走了许多生疏的地方，后来是躲在自己的家中。也是偶然间在街上遇着了，我拍着他的肩，叫着他的名字，他却微笑着和我说：

“先生，你也许是错了，我不认识你的。”

我再睁大了眼睛看着他，他的脸为风霜之侵蚀，成为黧黑的了，又瘦下一些去，他的头发又是杂乱的，唇间又有一点小小髭须。这是当着他把头转过来的时候，我就自觉孟浪了，纵然是有相同的背影，这面貌是距离了脑中所记忆的他差了许多。再注视着，也还是这样；于是我不得不说着抱歉的话，以自己的粗心与短视为理由，请求对方的原谅。他点着头连续地说着：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他仍自向前走了，我还是注视着，仍然使我起着这个人一定是我所想的那个人的感想；因为他在走路的时候

候，在摇着上半部的身躯，每次又把手故意碰着自己的裤管。这次我却再也没有再追上去问着，一半想也许有相同的人，再有就是我想到了即或是他，也怕有什么不便，所以才故意地躲着我。

过了一两天，我却得了一封信，那是他写来的，他先在请求我的宽恕，因为那天我所请求原谅的人就是他的。他说明因为在街上要躲避路人的耳目，不得不装成和我不相识的样子。在末了是写着他是诚心地在希望着一个老友在闲暇的时候能到他的家中去谈一谈。

我去了，那是在一个早晨，仆人为我回过之后，就请我随着他走进。领我穿过了一道一道的门，那是华丽的中国旧式的建筑，从那式样上看，使我想到当初的所有者一定是王公之一流。我是被领到最后面的一个花园里，穿了浴衣的他正在那里闲逸地以喷水壶来浇着水。他看到我，立刻放下手中的喷水壶，赶到我的面前来和我握着手。他笑着，他的手用力地握了我的，在说着：

“我们是几年没有见面了！”

“我的眼力还是不差吧，居然能看得出你来。”

他笑了，他告诉着我，就是那天在街上，他也几乎自己忍不住要笑出来。

“为什么我们不坐下去谈呢？”

他于是就拉了我的手坐在藤萝架下面的竹椅上，这

时仆人也送来纸烟和茶水。

“你抽烟吧？”

他先取出一支来送给我，可是我却摇摇头。

“我不会抽。”

“还是不会抽么，隔了这么几年？”

他只得自己点起一支来抽着了，他抽烟的姿态是有些不同的，他是努力地吸着，因着就发出来嗤嗤的声音，这样子就好像他要把一支烟一口就吸尽了似的。

“你倒真有这闲情逸致呵！”

我这样和他说了，他把眼睛朝我望了，用手先丢去衔在嘴中的烟蒂，就回答着：

“不这样子怎么办呢，这样子的国家，这样子的时代！”

在他的话语之间，自自然然地就听得出来他那深积在胸中的愤懑来了，他抓着自己的下颏，突然间他把右手伸到我的面前和我说：

“李，你来看看！”

在那手掌的中间，我分明地看到一个疤痕，他又站到我的身前，把肩部褪了出来，我也看到一个疤痕，他又把腿一只一只地抬了起来，在那上面我看到了三个创伤的遗迹。

“这些就都是了，几乎我自己的生命也放到上面了；可是我所得到的是什么呢，是迫害，是流亡！”

他又坐到椅子上面去，像是叫喊一样地说出来，还用手拍着裸露的大腿。为这过度的兴奋，他的脸又涨红来，暗青色的筋也突出着。

“但是你却尽了你的力量，从灾难中拯救起来无数的人民。”

“人民又是在新的灾难之中了！”

他立刻就接着我的话说下去，随后即是一个沉默。我是知道从前他怀了什么样喜悦的心情跑到南方去；可是现在他却变成了如此的懊丧，想像着若是没有什么过于使他失望的地方，也许不会几年间一个人有着如此大的变迁吧。

“无论如何，你总是做过一番事业。”

“事业么？现在是什么也提不到的，除非我们能达到成功之路，那才算是事业；可是现在，唉……”

他摇着头，不断的叹气，他觉着自己像是太无力了。

“几月前你还不是在××政府有着很重要的位置么？”

“是呀，可是现在他们在搜求我，只要为他们捉去；就会杀了我。”

“这不是不公平的事么？你曾和他们在共同的目标之下受了许多苦难，你决不该得到这样的报酬。”

“你以为这世界上还有公平这两个字么？”

他呵呵地笑起来了，他像对了一个不懂世故的孩子

说了一句傻话而笑着。充分地显出他自己是一个深知世界的人了。

我们端起茶杯来各自喝了一口。

为了好奇的缘故，我请他告诉我他是怎么样伤了的，他告诉我使他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手掌上为枪弹所洞穿了的那一次。

他说，当着革命军还没有到上海的时候，他是事先被派着去做秘密工作的，暗地里他联合了许多工人。

“由我一个人的指挥，去夺北火车站。在最初，我只是抱了牺牲的决心，因为以一群未经战争的工人来和那些兵士们对抗，就是那些兵多么不中用，也是难抱乐观的。”

他就告诉我当着真的接触起来的时候，情况却正是和所想的相反。他摇摇指挥刀，奋勇地攻上去，到已经把车站占领之后，他才发现了从手掌流到手臂上的血。于是他才知道右手掌是为子弹洞穿了，同时也才觉得那不可忍的疼痛。但是他却十分高兴，因为他成了一件最满意的工作。

当他说起来这件得意的往事，他就又振作起精神，挥动着手，像他还是在领导了一群工人在战争，他摇了手臂，有的时候还从座位上站起来。但是当他说完了，想起来那不过是追述一件过去的事，就又觉着十分无兴致的了。